七第至號

錄

摘

不目細

目

本

第

報

増利無定・陽壁

碼頭裏良晨好友社·

從今天起·凡向本社直接定閱本報全年者·奉送社會小說集「愛個絲 光」·陰曆年終爲限·全年定費連寄費大洋八角· 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從本號起·通常發行四張·原

不增。

賜顧諸君注意 承蒙函付書報價數·零數可以郵票代現·滿洋請付通用鈔票·

▲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歡迎投稿

校學生代銷·每號出版後儘

本報代銷簡章

校學生代銷·每號出版後儘一星期內·可退五份·以示優待·『四』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五』本於來費時聲明·中途所需報份如有增減·乞距該號出版期五日前通知·『三』書剩之報·恕不收退·

先惠·(可將鈔票納入掛號信內)『二』每號需報多少份·(至少十五份)

『一』每洋一元起碼·批銷本報一百五十份·附刊號批價同此不增·

所定·本外埠同此辦理·

良晨好友社白

『一』凡關於小說的研究·批評·軼聞·近事·種種文字·以及小說作品·不 拘撰譯長短·均所歡迎·限白話體·閒文欄容納一切雜文·却不拘白話文

足郵費的·不刑即退·『三』來稿信面逕寫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便了· 言·『二』來稿請附通訊處·並聲明所索何酬·那不曾預先聲明的·刊出後即以本報爲酬· 那來稿附有·

等先改布小創抵批 事進稿景說造抗評

函索附納郵

票十四分即寄

七號尚有餘剩 一號至第

預定全年者 可聲明補全

張•枕•

。也朦朧睡去了。 捉摸地塞緊伊肩 待把那只手縮回 牀橫妝台上的時鐘打了六下。接 的眼皮也正在張開來。 新郎慢慢地張開眼來。 10 **有見伊的眼皮在微笑中又漸合攏** 他伸手越過伊的身子。 後的被窩。 只擱在伊身上 見他妻子 接着聽得 他不 很沒

養神。在不知什麼時候。伊的知覺 把身子轉側。只得暫時合眼。養一 睡與正濃。不忍把他喚醒。也不敢 鐘鳴八下。把那年輕的新娘驚醒 力叉潛藏了 伊作了一兩次深呼吸。 0 見他

那疲倦的少年在睡夢中把四 肢略

最小第八號

略伸展。驚動了那同睡的人。伊好



懶懶地說道。『時候不早了罷。倒身平臥。縮手入被。掉頭向 息叉很響了。 見鐘針指在上 我愛。』他把身子益發貼緊伊。 暮春的早晨。什麼還如此寒冷 了。伊連忙眯着被光所迫的雙 欠。接着伸手出被。 合糊說道。「 一切別管。 再睡一 : 一伊丈夫却沒有注意伊的話 一點上。 陽光也時

母親在睡夢中喂乳給嬰孩吃。 急忙偷偷地把乳頭從嬰孩口由 聽得鐘聲報了六點。 出。把嬰孩拍了幾拍。看他已經 開來。一眼就見窗外見 (下)婚後二三年

似睡猶未足。 打了 一個極長的呵

第

張

艮晨好友社印行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裳。又有一番忙碌了 頭喂乳。一頭仍拍着嬰孩的身子。 地不肯睡了。伊替他換尿布。着衣 很仁慈地說道。『不要多動。再睡 伊得把好多事情幹完了。 一會罷。實具。』可是嬰孩眼睜 但伊

破紙堆中一封信

身子。 看看有什麼尙應保存的文件嗎。」 叉吵着要這隻箱子做鴿子籠。 呀。」妻道。『堆着很骯髒的。靈兒 正在整理一隻破舊的文件箱。 笑着道。『你今天怎又這樣的起勁 他點了一點頭。把外衣脫去。蹲下 一件的揀。厚積的塵灰 他妻子

> 已透進白光。 的落在紙上。 一枝筆。 拆了開來。見是一篇很長的信。 己也記不起這封未發的信件。 個秋天的雨夜。他伏在案上。執 前狂熱的情形。作這封信是在 眼去瞧瞧他的妻子。回憶到二聲音。慢慢地低下去了。他更 家裏的地址。和父親的名字。他 忽然他看見一封很厚的信。 口也還沒有開。 貼着郵票。但沒有郵局的戳印 一面讀。一面臉兒漲紅了。朗誦 墨水好似外面雨一般 待到完畢。玻璃窗 殘燭上只有一豆 封上寫的是從

他又想。 後來又什麼會服服貼 什麼那時不把這封

料理好了。復回房收拾。伊在掃地 忽忽出外到辦事處去。便到天井 伊陪着丈夫吃了早餐。 帳喚道。『噌。哥。起身了。』帳內應 何放下掃帚。走到一張小牀邊。灰 伊輕輕地起身。 時抬頭看鐘。只見七點已過。沒奈 一聲「唔」。不多時那男子下牀了。 到廚房裏把事情 看伊丈夫

的辦事處的一部份呀。忽然房內 跑的進房去。到大牀邊俯身喂乳 紀的鐘聲恰送入伊耳中。伊私 把一雙滿沾肥皂沫 那只洗衣桌也是伊 伊叉不得不立 連抹帶

的手在圍身上抹了幾抹。

喜今天嬰孩醒得比平日晚些

刻停止工作。

嬰孩的哭聲縱了。

大堆的髒衣。

裏去。趕緊用力洗淨尿布。和那

▶角五價特………

……角五價特◀

如目篇 容內

兩父之間

美藝隔目境術室前

一年辛苦爲誰忙 謠言 悔悟

向售大洋七角 特價大洋五角

函購寄

以壹圓

毎部

郵票十足通用

機會莫失。 鈔票納函中便了 。特價期以陰曆年終爲限。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妻子的臉兒。「如果那封信寄 一刹那間。在他腦海裏波蕩不定。 又什麼樣。……」這許多思潮。在 不知伊現在是什麼樣。而自己呢 。他擦了一 。」想着。 梗火柴。把那封信 再看看他

那焚信前 此後他也不曾記起過那封信。 伊的嫁。 他生平歷史中。沒有這麼一回事。 的嫁。社會上有一部份人狠讚嫁後的慰藉 姚賡夔 一刹那 間的思潮。好似 和

自己看去。却沒什麼可以給人家 美伊。也有一部份人很憐惜伊。更 讚美的地方。 有一部份人很反對伊。 。反對呢。更不必說了 也不用 但是在伊

> 惜伊的人都說。「像這樣一個才貌 這種節烈的女子。可敬可敬。』憐 **真是新道德的罪人。]人家雖如此** 。」反對伊的人都說。『這種女子。 兩全的女子。竟犧牲了。可惜可惜 。『在這種世風日 的嫁 一死人 0 並非嫁給活人。 却是嫁 都說

說。然而伊一點兒也不覺得。人家 的話。只當做耳邊風。不加理會。 。是無論如何不會消滅的。』 子旣已許他。我總戀愛着他。即使 現在他旣死。我何忍負他。我的身 沸點。我的身子。早已心許他了。 伊常說。『我和他的愛情。 的嫁。是嫁給他的靈魂。靈魂的愛 。我還戀愛着他的靈魂。我 已到了

伊心目中的他。却依舊存在。伊

得他處處隨着伊。向伊作甜密的微笑。人家說伊孤獨。伊着伊。並不孤微笑。人家說伊孤獨。伊覺得有他後來伊病重了。伊臨死的時候。伊的父母都來了。慰藉伊說。『兒呀。你好苦……』伊聽了却不覺得他麼。反而帶笑說道。『我親愛的爸麼。反而帶笑說道。『我親愛的爸麼。反而帶笑說道。『我親愛的爸麼。反而帶笑說道。『我親愛的爸父母。還不知道伊說的什麼。兀自 大哭起來哩。

一岑先生。 · 一封曾被拒絕發表的

問題。 我現在爲着「中國現代的小說」 寫這封信給你。我是很

小第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二張

友社印行

第八

重很平 夫讀一遍。並把他發表在學燈欄 內。倘不發表。還請你隨手寄還了 和的說話。 請 你略費些工

。極端的攻擊。這一層我並不反對 己還缺少建設的能力。 近來新小說家對於所謂舊小說家 我不過以為徒攻擊他人。 未免是無 而自

飾。 以批評者一例抹殺。 數是不好的。這一層誰也不能諱 現在普通的出版品。 但其中確有些有價值的。 未発太不公 固然有大多 何

然我也有 便說不好的應當排斥。固然不錯。 一層意見。

即民間寄信機關)一例封閉。然後

設郵政局。

只將郵政局辦好

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减少

時候。並不曾先將舊有的信局

一段說道。『譬如前清初行郵政

我前天寫信給鄭振鐸先生。中間 麼應該考察。是不是比前略進了 但是對手方面仍舊不受影響。那 層可證明壞到不能成立的時候。 題應該解决。不必只管罵他人 出極好的作品來代替。這兩個問 自然要倒。現在攻擊不可算不力。 道是受了新文學的攻擊麼。這一 前幾年所謂舊式的小說。風行了 做出些好的來代替便是了 一時。為甚麼到後來又消滅了。難 0 是不是新小說家還沒盡力做 0

> 用處。 績辦好了 先生以爲何。如現在自己缺乏 學。何嘗不是如此呢。」這幾句 設的能力。 少了。人之終必也要消滅。改革 駛行。然後行電車。只將電車的 了。久之終必要消滅。又如上海 行電車。並不曾禁止人力車馬 0 徒攻他人。恐怕沒有 人力車馬車自然要

的界限放在心裏。現在攻擊他人們人做的。都應該提倡。不必把人我們人做的。都應該提倡。不必把人我的,都應該提倡。不必把人我的前途。倘是為着文學前途。那麼 我再要問。提倡改革文學的人。日 爲着文學前途呢。還是爲着自己

書全奇萬

分二角兩洋售廉

篇十六百一容內

搜集各國古今

0

個個稱奇。內容一

個月的消遣

班好奇之士

0

奇人

下如目摘

美世新一十飛食金吸耳西三別跛空接被善奇空那日濫出日世寧破世四世橫麵國界奇笑萬鐘人齒烟技人十開脚中吻吻睡犬中威本娶賣本界檬天界齡界斷包登最之十元 樹之賽夫絕年生賽飛收之之 演文之奇丈之最水荒第幼第大中山貴鏡萬代 犬會人食不面走行捐希夫 劇豪奇聞夫男富可之一孩一西之之重 金價 之言之會之 奇婦 之孩 女之窺族冒斃潔洋炸火之 之 奇一新 病 交 怪 浴小秘行險熊地之彈車椅 鷄 陪 涉 藥 堂兒密家家誌 賞

納禁十別豪名小希文奇獅錫風合下水海世婦男哭腹科世奇墨一意伊知能 篇尚費止分開 賊人寡世人特籠蘭流歡淚陸底界有腹之內學界鄉西胎大爾人操 目有接女鐘生 遺婦之奇之中怪奇草彈兼火惟長產競照產奇奇哥三利柏秘十 不六吻子之面 物 質量裝裝樹判 行車一髯子爭像兒大俗之子之多密國 及十之蓄夫之 節結 之 之之之 肥二異之之語 嚴廣髮婦二 婚 奇奇花 皂無山天機言 職篇奇 好 期 湖頭異然器之 實 當 武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寄費在內。郵票通用。來函不必掛號。每部定價四角。廉售大洋兩角二分。函購

認為諍友。是非且讓他人評論。不 就是他要自己努力做好的作品。 我自己的文章罷了。 過我要聲明。我决不敢做個新式 現在外間攻擊我的人很多。我總 小說的消減。便是一個殷鑑了。 不可只要躲避了他人的攻擊。 的小說家。也要進一句忠告的話。 他們能殼如此。 的小說家。然也不敢做個舊式的 固然賣錢。然决不只為着錢而不 人攻擊。也是立不住脚的。前數年 外面。可以供人家平心而論的。 顧小說的品格。橫豎作品散佈 說家。不過本我自己的意思。做 安無事。因爲作品不好。便無 不過我對於舊式 胡寄塵。 我做了小說

秋在二三年前。有 是西洋人物。什麼亨利哩。約翰哩 說」呢。就是小說中所叙的。人物 做「坊洋小說」。此 洋。不用假託原著者姓名和原題 有幾個外國小說家。 文的。那實是我一時的與致。譬如 名。使人一入眼。便意以為譯自西 。有時取七八個字作爲人名。不厭 理想中中國的人物和事情。用他 名更是倫敦紐約。有的出於杜撰。 其煩。口吻是西洋人的口吻。什麼 非故意冒牌新文學。 學凡一切風俗習慣。莫不竭力仿 上帝保佑哩。密斯脫密昔司哩。地 本國的文字。寫成小說的。我並 什麼叫做「仿洋小 也常把他們

寫。 了我做小說的本旨。不免失策 致命多數讀者。感得隔膜。或 所描寫。不合中國人的習慣。 迎合。却偏努力仿洋。以自絕 入眼便廢置不讀。我得到了 洋文化的美名。大家幸勿誤命 了。在我的小說集「十七年所以近來我不做這類仿洋的 譯文中的專名。過於冗長而難 統一起見。 題材。放着那習慣的本地風 中。有三四篇本是仿洋式的。 小說。原作雖極有價值。尚因 数讀者。 所謂吃力不討好。 又 不過改時很倉卒。有幾處不 可以迎合讀者的眼光而

最小第八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留着仿洋的痕跡。等到再版時。預 一番哩。

最小第八號

第二張

盡致。使讀者不知不覺間。有時竟 現在有許多小說作者。 這篇小說有關。可以增加這篇小 决然的說。 『原來作者是一個情場 道。倘使這篇小說是哀情的。便很篇小說中的事跡。便是作者的自 但是偶或有之。作者的歷史確和 失意人呢。』這是常要誤會的事。 認定這個「我」是作者的自稱。這 說的精彩。他便寫了進去。也是常 。不過很多無病而呻的人。喜歡 在有許多小說作者。拿「我」字言情小說中的「我」 表明他自己是

> 多情人。是失意人。故意要人來憐 美滿。我以爲這作者心中。想是苦 人。他自己真是一個傷心人。時他。那太可笑了。不過也有 者作。却偏舖排得綺麗風華。極其 那倒還有點可憐的地方呢。 **陛了。不得已苦中作** 枕綠按。把「我」字代表小說中 一樂。勉强為歡 。他的

以代表帝王。也可以代表乞丐。 據着藝術而論。只問那所用的「 在言情小說中。也如此例。我們 代表一個沒有滿歲的嬰孩。可 **真切些。所以「我」字可以代表**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也可以

> 的。 的「我」相切合。 於作者的歷史。 那是可以 是否與小

良晨好友社印行

思。還是當他風景一般。要人 雜誌上印名妓的照片。是什 實呢。還是當他名家一般。要 →小說雜誌的插圖 蓝

的人物。那唯一的用意。是要增 加小說的力量。使讀者認得更 來。或是連綴幾種名人的文歷史上地理上的地位。記述 印風景照片的。應該把這地

平事略。記述出來。否則也沒 印名家照片的。 總之雜誌上的揷圖。必須有章

有精神。至於模糊惡劣的銅版

義女編 智女編 孝女編 情女編 俠女編

此書內容共分十編 每編有名家題字 可見此書的轟 非常美觀 畫·珂羅 封面是丁

務華 東 亚儲 蕃會

品

The season

請 君快 **妮開獎希望無窮人人可得自四角人** 獎希望 一 得 五百元之獎洋 mmm

仙磨 燕 窩 粉

每瓶二元

毎瓶四元

儲精

丸

毎瓶八

每瓶四角

儲戶

·凡盡 青承有

參燕銀耳鹿茸等

頁補品

應有

母瓶六角

且均選擇道地

定價克己

一言不

曷勝歡迎

分會遍各省城鄉鎮●詳章函索即寄總會設上海寳山路馨德坊一弄七號

照本發還非特絲毫無扣亦 M 一百元者仍有奪標權利 公照司統 抵計借表 向公司取還會 七分之總數 -

烈女編

製

廠

行總

所發

啓

小眉莫助辭◎刊僅生曰宜詩◎或窗深◎分人仗影◎逆淸◎務載有◎綠低文不則紀◎言六知廣



今之君子與鮑魚

也。

今之卿香烟

之輩也。中心加敬焉。且行且出果 品以食。則頓失其雅瞻。縱弗自覺 然比比有形若上流之輩。 御衣褂而行於道。 將稍稍鄙視之矣。 人人目爲上流 鳳雲女士•

> 烟雪茄。 而不聞其臭。 入鮑魚之室。 亦不覺其可鄙也 其狀之鄙。 於道。 力吸之 自覺 習

術明片。大足增進對方之愛感。 。其可鄙之狀。殆有類於鮑魚之臭 情侶間無關緊要之通訊。 ▼美術 明片話 周鹿 歟。鮑魚更豈自覺其臭。 **雪茄而行於道者**

北麥。理有同然。

你數。亦風士與積習所成耳。南米 「「東面」」。 「東面」」。 「一十上流行之高梁。性烈而味辛。 「中上流行之高梁。性烈而味辛。 「中上流行之高梁。性烈而味辛。 「明」 。酸辛者不取。甜亦非貴。 可玩勝於香烟牌子萬萬。 造一偉大之紫羅 酒品之上者。味醇而厚。氣▼薄醺人語 董柏里 **脚節全世界美術明片之印刷**

→ 鏤塵精舍詩話 **然無名句。足資諷誦。 媼先生頗多微詞。先生意頗不**漢

最小第八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四張:

艮晨好友社印行

於圖畫之正中。一可惡事

持此論。謂工律 若蘇戡則眞成爲大家也。 專意爲七律數十首。 世。周梅泉以昌黎不工律詩闢之。 然名家不能各體俱善。終是一病。 清代名賢手札跋 詩即便宜不少。願 他日亦足傳 約堂因

義膽。尤余所心服者。 誠於權奸擅國時力爭內禪。 皆純行宿學。曾文正尙矣。即劉忠 未讀其所寓者爲何人。清室名賢。 王君仲屛藏名人手札。如何小宋林琴南 尚書及左文襄。均余受知師也。惜 白也有願掬心肝贈美· 原掬 包天白 之篋笥。想時時有實光外射也。 仲屏得此。

美人。 我自維摩舊日身。 諸位留心過遞寄本報的封面紙上 > 生先 范烟橋 塵。思量恩重難爲報。願掬心肝贈 絕。亦吾心坎中語也。 虧他青 眼藏風

去了。』小孩子一想說道。『呀。到他媽問道。『你的餅乾。到了那裏 嬉。這般故實已千年。」 我的肚裏去了 痛快之談 到 0

候。燈是良友。生账的

日云為得

意忘形之作。

足成

句

不好。却又怎樣 候。燈如仇人 要是完全為善。 除非是不吃飯 **上指摘。報章自**

一首歪詩了。『先生儘可作生先。 鉛字有沒有排錯麼。我倒做成了 佳話圖章倒好 聾子。怕只怕學不像耳 則何妨學瞎子。聾子不 怕烏龜還要評論人家。 烏龜也不敢評論。我說再過從 天笑先生說。中國的報紙。連一個 。無是非。故何 瞎子不見。無黑白。故無愛旨 無喜怒。

。輩何須分後前。

amamamana